



勳亂錄序

共
四

U 6
4067
2



9伊6
4067
42

勘亂錄卷之二

壬乙亥擢都巡撫從事官趙顯命為承旨

上御敦化門樓行獻俘禮宣傳官進賊魁宗元等首級

上命懸之旗竿命拿宗元子斬首陣外招集五部父老于樓下命侍臣慰諭○大司諫宋寅明 啓言今日逆變實源於逆鏡 教文當初誣上之律不足以正其凶逆之罪請更以大逆勘斷破家瀦澤等事依法舉行罪人弼夢子緊出於賊招弼夢之兇狡陰戾必不無



勘亂錄卷之二

與子同惡之事請自鞫廳拿來嚴問自有清
州逆變隣近守令或抱首鼠竄或迎賊輸款
無一人徇義討賊不可不從重論罪以礪風
化請令廟堂查實分寄嚴明正罪京外吏卒
或訶報賊情或傳通命令其所為國效勞殆
勝於平日讀書之士則褒崇激勸所不可已
請令京外衙門查出錄置從重論賞

上並從之○全羅監司鄭思孝狀 啓言二十
一日夜騎白馬人率軍丁七八人持封書到
州城門外自稱恭仁千搃呼使開門守門者

堅執不開則騎白馬者以為吾大將在不遠
地汝輩當見戮恐喝而去令營將判官分守
城門戒嚴天明賊更無聲息使將校偵探云
思孝繼又馳 啓言即捉可疑者二人手持
囉叭長鎗自言為泰仁使令而本縣縣監弼
顯聞新官粹至急發本縣軍兵去夜率八哨
到全州三川聞全州戒嚴退軍還歸云都承
旨金相玉言全羅監司鄭思孝狀報弼顯發
兵事而辭語全無驚痛之意泰仁去營門六
十里賊顯之三日習操豈不知之而汎以偵

探為言事極可疑宜有處分宋寅明亦言狀
啓中賊將持一封書呼城門守者之說不無
中間可疑之端宜拿問思孝從李匡德赴任
上從之○都巡撫使吳命恒竹山捷書至狀
啓但曰臣領兵進竹山賊在處賊望旗鼓四
散逃走軍兵等馳逐捕獲云羣臣皆賀左議
政趙泰億白上曰觀此狀 啓命恒不伐功美
矣○宋寅明言弼顯逆狀既發其兄弼夔當
自鞫廳究問
上命並拿弼夔諸兄弟鞫之○賊思晟就拿至

京思晟素以才稱發送金吾郎後朝拜深以
為慮平山府使沈竣捉思晟人得上思晟
家書皆細瑣婦女語上
喜以為無足憂果就捕

上御仁政門親鞫

上曰汝官至閫帥 國家待汝不薄何所不足作
此凶逆思晟供湖南嶺南賊徒繁盛而沈維
賢朴弼顯為謀主募得勇敢士交通三南賊
徒人多傳播臣意終不探得實情任其所為
果或作亂則人民塗炭 宗社危亡臣欲探實
告變先入賊黨與弼顯世弘深交問其同心
者則只言沈維賢李有翼李河等而其餘十

餘人只道其姓不言其名其中無將才畢竟聚軍後使臣為將臣赴平營後十二月旬望間龍仁居安燒與龍仁賊鄭世胤受弼顯書稱以推奴來一夕燒言鄭生有綠林盜百餘名若有數百兩銀子可募三四百人臣初入其黨者欲探其賊數而已元無多得之意故答以庫儲零星不可擅用二三月間當有捧債之銀多募賊徒後地名及名數書報則當優送終不給一錢銀只給錢兩木疋三月初六日韓世弘來傳湖南盜近千名嶺南幾至

數千若有添補之事則亦足以舉事願得白銀五六百兩臣言庫儲已竭債亦未捧不得許給兩募得已久人言可畏斯速歸去以其邑某人募得幾許人仍作領將之意回通則當以某某人攻某處事指揮仍資送銀兩而羣盜或聚一處則漏泄非難各各部分乘夜入于某邑則邑民不敢出防入邑之後只取還穀犒饋軍兵不殺邑倖不殺一民不奪民財勿劫婦人則民皆喜而無怨久留一處監兵使營將領兵問罪則以烏合之卒不可抵

善後錄卷二
當諸營兵未到之前乘夜先往有若前日羣盜作賊之形則追不能及矣山郡則藏於山谷江邊則聚于海島舉事之日合兵為便云指教者雖臣而臣之意羣盜萬餘名雖為盡捉不可一一殺之况聚在一處則不用兵民之前捉得未易先定部分知其募聚之領將後別定京衙門捕盜軍官伶俐者調發營將之兵捕得他處所在之盜領將輩則除去之軍卒等則按其軍籍使所居邑別為伺察則羣盜雖不盡殺自可弛患官至宰列冒恥設

計出宰外閩既無同事之人不即探知狀聞之前被人所告竟歸惡逆之科豈不冤痛鄭世允初不給銀嶺南之事若如前日世允之事則事歸空虛必將取禍故姑循人情軍服次給於任瑞虎婚需次給於李有翼安樞則以 啓請軍官數月隨行還歸時依例帖給而與賊交通與否知不得臣身為平兵豈無銀貨而世允之求銀不過數十兩世私之所求不過五六百兩一錢銀終不出給其意之不在於多得羣盜而費財可知惡逆之罪成

則共享富貴不成則同被其患父子兄弟皆同為之而當初設意既在除患故父子一家軍官無一人入叅者云刑一次思晟又供掛書兇檄之事臣實不知李思百元無下來臣營之事梁命夏為此事來臣營韓世弘為有翼弼顯輩所送而世弘今在聞慶命夏在青坡思百在利川李思弼逃走之日無所通之事在前亦無同謀之事湖南賊則鄭世允主之嶺南賊世弘主之命夏不過聚廣州抱川等道家僮輩而各有主者賊將無之南人小

北皆入其中世弘南人命夏小北而渠等言親舊間往來云矣世允起兵時通于嶺南曰事急矣請相救以自中有欲告變者故也世弘言世允迂濶到處言說故事將漏泄使臣急速起兵臣以吾將坐以待死為答世弘以為求救於嶺南而日子不可及期且雖使發兵兵必不赴又必見殺於手下兵云施烙刑施威思晟供前年六月間臣與弼顯及世弘會議於墨洞弼顯庶弟朴萬戶家世弘以為驪州利川廣州親舊同謀十餘人云而其時

或言其姓不言其名而蓋相議時各有所親
而不以此人所親言及於彼人他日事或泄
而以為無憑面質之計故十餘人未能知得
矣○問有翼初光遠招以李靖告自鞠廳
以靖名義捕半日不得蹤跡大
司諫宋寅明以為賊招既以命世子靖為
告而靖與有翼音相似前此賊招有原禮
等名而聞有翼字為聖禮賊所告非靖必有
翼也遂白上以有翼名義捕捕廳軍官金
柱天追蹤至鐵原搜捕拿來其後賞柱天爵銀百兩有翼不服刑一次
仍施烙刑至三次有翼供臣與思晟同謀之
事誠如思晟之言京中掛書之人即李瑞雨
妾子居果川者也李河李思晟朴弼顯果是

同叅謀逆之人全羅道掛書之人乃山陰鄭
哥也李瑞雨妾子掛書之說聞之於觀孝而
即觀孝之妾甥也入燁之說亦聞之於觀孝
矣瑞雨妾子之名下字觀而中字不知慶尚
道槐山李玄佐乙亥生及其弟多聚慶尚道
親舊欲為謀逆矣京中以李思晟弼顯出外
之故不得內應矣慶尚道起兵擇日三月二
十七日也李玄佐抵臣書言之而湖南起兵
大抵亦在此時內應欲於四月間為之而慶
尚道人徑先為之以致內應未及為之四月

內應之事欲各出人丁百餘名乘夜作變李
思晟以勤王兵上來為計矣湖西無相應之
人京畿人下去為之瑞兩妾子掛書處乃西
小門也李玄佐言嶺南大家士子累千百人
入其黨兵器則欲出賞於月課銃自嶺南流
入五六百名在京人亦各出百餘名韓世弘
亦與弼顯相親月課銃出賞之說觀孝言之
南泰徵亦知其謀之說弼顯言之南泰績則
不聞矣世弘與玄佐主嶺南事鄭世允主湖
南事云而臣不見其人聞之於李河矣湖南

事世允與羅晚致同事別無謀主其中李思
晟差勝故欲以為謀主千餘名之軍五人各
聚百餘人則當為五六百人嶺南軍來則合
為千餘人欲以宗室中長派中長派為之而
此言無關通其家之事欲待事成後請之謀
逆是實○問弼龍弼顯之兄刑一次弼龍不服○
大司諫宋寅明言告者金重萬有功宜破械
出之詳問賊情從之○領議政李光佐請
以千金購亡命賊魁弼顯等草關文行會八
道○備忘記曰嗚呼以予涼德當國事板蕩

之時內不能平我朝象外不能濟我黎民使
孽臣凶裔肆行宵臆猖獗湖甸可勝痛哉尤
可痛者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而排布凶計揣
摩經營未有若此賊者渠之得保軀命於世
者可謂極矣則敢生不軌之心擅殺主闡之
臣罪惡貫盈豈容覆載不惟志士烈夫必思
顯戮抑亦忠魂義魄共議陰誅且名臣之裔
世家之族投入者夥然嘻痛矣 國家何負
於渠不顧乃祖乃父忍為從賊此等之賊雖
漏於王章豈免神明之誅噫我 國以禮義之

邦崇尚文治可期東京之節矣豈意讀書之
士世祿之臣望風逃竄逗留觀望封函檄
此何心腸雖不憚於朝廷其於他日有見父
祖之顏乎其他殘民愚氓迫不得已從賊者
情可哀也罪可恕也究厥所由即其二也其
一朝廷之上惟以朋比為事不以惟才是用
反以色目推獎其人心不正而才不能挺身
揚袂張言黨說則急急獎用惟恐不及鄙瑣
之徒不逞之輩紛然雜進要官顯職無不踐
歷其若謹於官守不為色目則目以無能不

為舉用甚者其人雖可用只論其色目不取其才能當路之人賢邪眩於下退螫之人不知自反反生無聊上千天和下傷人心甚至於攻黨之際其言之流於弊觸於上不自覺焉以陰凶不軌之圖敷演其說添出凶言惑世誣民至於此極而尤切痛者入於賊中係於鞫獄者無非名士大夫世家大族也此豈飢寒之所惱乎乃黨禍之釀成此其黨議之所致也其一連歲荐饑生民倒懸而不思濟活惟以黨伐為事其他虐於民害於人其亦

黨弊之流者也哀我生民不知有朝廷者久矣其瓦解之狀接賊之弊非渠之罪實朝廷之咎也此亦黨議之所致也正所謂一則朋黨二則朋黨噫秉彛之心人所同然為我東之臣子以何心腸作此窮凶極惡之事乎雖賊黨中或捕告或納馘者赦其罪而重其賞况其他乎至於可疑之人當從惟輕之律不置重典而或兄弟親屬其人則不為惡而非應坐之外不以兄弟親屬疑其人而罪其人矣又况良民之拘於凶賈不卞逆順強以從

賊不覺陷賊者當哀其情而恕其罪矣豈特
捕而後不殺耶官軍到處偃旗捕賊降于王
師朝廷當有賞焉爾等反為良民南征報捷
凶賊叛臣首先就戮逆順之理於此可辨噫
亂賊之徒必不能善其終餘兇餘孽當不日
並收而但唯我痛者國家何負於渠作此無
古無今之兇逆乎嗚呼寡躬以不才涼德恩
不能被我民德不能濟我民然自我

祖宗暨我

先王深仁厚澤浹人肌髓爾等其何心腸豈忍

為此昔東西漢之際民猶有謳吟思漢之心
噫我東民豈不及於漢而上自搢紳士類下
至愚氓匹夫而甘心附賊恬不為恥三百年
培養禮義之意果安在哉然觀今民情軍心
有激奮當賊者有感激安集者每於勞軍之
返宣諭之回不覺涕泗之縱襟也由此觀之
附賊之民無他也困於饑餒不卞順逆之致
此非爾等之負國實寡躬之負爾也嗚呼蠢
蠢愚氓猶尚如此况世家大族受廩立朝之
人反不如下民乎嗚呼每以蕩平為教爾等

視若文具今則非徒幾也其害若此如是而後猶有樹黨護私之心乎從今以往絕其舊心如刀兩斷一心奉公同寅協恭轉禍為安此亦中興之一助也如是而後敢以護黨之心進於君尋戈之意立於朝非特王章之顯戮抑亦神明之共誅今此御門受俘非欲侈大也乃由於痛恨之意也先諭父老布告中外嗚呼今予此言亶由心腹咸聽諭旨革舊礪新○水原府使宋真明狀 啓捉賊黨高泰齊嚴惡發等八名並其招辭上送○南漢

巡撫使金東弼狀 啓言捉送賊人韓欽等

三名鳥示上送欽袴封中所得賊軍都目○

斬李思弼於都監陣前○丙子 命百官序

立於軍器寺前路誅思晟有翼並戮其妻子

以晟翼逆節比他賊尤為兇獍也○遣朴世梓韓世俊等為

都巡撫大軍後援世梓等至竹山左貧嶺遇

竹山敗賊麀殺上首級後臺官以混殺良民論○

搃戎使張鵬翼捕送亡命賊魁李培培自振

命之後變服欲入海島至水原海村搃戎素

見縛○忠州牧使金在魯狀 啓請諭慶

尚左道兵使令防守竹嶺
上手書志確功高四字 賜都巡撫使吳命恒
仍諭之曰今茲南賊即一醜類豈追王章而
但此賊之其所醞釀已有多年且昇平日久
不知兵戰之如何予之所以慮之者正此耳
卿本文宰不閑武事而半夜帳殿慷慨請行
其心可歎其志可尚特允所請仍賜尚方劍
使之便宜行事豈意數日之內連上捷報乎
今則逆魁諸賊次第就戮可謂功耀一世名
垂竹帛矣凡諸應行之典旋凱後其當舉行

而先以數行手書示予嘉尚之意仍又四字
特書紙端表卿言行之相孚焉仍念連歲荐
饑之餘遭此兵刃念我生靈何以支堪卿既
帶巡撫之名安集流民勸農賑恤等事着意
舉行而其若農糧種子之艱乏者則免稅之
類勿論內司勾管便宜分給而民人中捕納
賊徒者分等即為 啓聞以為先賞之地而
屢日暴露軍兵必多傷焉言念及此玉食奚
安以此意慰勞將校軍卒又諭之曰南報又
至卿姑留湖西指揮本道期於盡平安城竹

山之戰不折一卒予又豫焉○同副承旨趙顯命自都巡撫使軍中還朝

上引見慰諭仍令細陳破賊狀顯命對甚悉且曰麟佐甚虛妄而略有計慮押來時軍卒問何故見敗云則答以我在高峰連颺旗督戰而軍士終不進戰無可奈何鄭世允言語悖謾且驍健故已斬之手殺李鳳祥者乃張鏊李培也我軍無一人死傷聞清州賊纔有一哨軍糧僅二十餘石必已解散都巡撫將欲進往清州矣○京畿監司李廷濟狀 啓言

自松坡至孔巖排立無軍防守多缺請發沿江民戶如坐更之例 許之○江原監司李衡佐狀 啓言可興與原兩倉米穀見失可慮請下送水站船運致京師 從之○以金始炯為湖南安撫兼巡按御史令安集兩湖民人譏捕逆顯始炯入辭 上慰勉而遣之○領議政李光佐請抄出軍兵罷歸農

上從之○南原府使金濰狀 啓言十五日清州變起之後本府居蘇種叔姪金鶴老金龜

老金鳳老三兄弟金簡金麓兄弟叔姪三人
金峻李華鎮三叔姪稱以避亂皆着軍服走
向秦仁此外黨附逃亡者甚多去時倡說於
閭里者窮凶極惡一境之人大半聞風流散
且聞慶尚道河東燕谷雙溪洞及安陰古縣
之間賊黨大熾發送軍官偵探則還言賊兵
屯聚安陰古縣有大將布列一字陣而隊伍
甚盛橫亘五里許云且聞秦仁淳昌任實三
邑之交回美山及鷲巖寺亦多有屯聚之跡
云

上御仁政門親鞫刑麟佐麟佐供韓世弘李有
翼李河南秦績南泰徵金重器欲為此事任
瑞虎趙觀奎任瑞鳳瑞麟趙德徵李培李晚
李義衡今番會于陽城直走于清州其時所
會鄭行旻元萬周居陽城權瑞鳳居水原趙
東奎居京中鄉校洞而權瑞麟瑞龍睦涵敬
居陽城李之景居清州偽從事官柳伋居陽
城持都目而走清州作變時副元帥鄭行旻
鄭季胤同為之兵使則李培殺之營將則睦
涵敬殺之權瑞鳳差清州倅來安城假兵使

則以申慶濟孫天永差定軍士則在陽城時
二哨而發關徵兵則清安倅鎮川倅逃走而
將校率兵來懷仁倅亦走而將校率兵十五
名而來朴宗元投降從事官柳伋為函關凶
檄外援則韓世弘以為有湖南邊山盜賊二
哨亦有沈維賢朴弼顯兵羅州羅崇大率家
丁族屬而來平安道兵使李思晟分明入之
而韓世弘下去平安兵營李昉居陽城所聚
軍二哨嶺南則鄭希亮居安陰而今番則不
來方在嶺南動兵而希亮之族多入之云金

弘壽居尚州軍數未動兵之前不知其幾而
無慮千餘人當初期日以三月初十日為期
而尚無消息臣則以應兵當到故十五日果
起兵使任瑞麟探知而尚不來京中內應使
臣舉兵若自嶺南湖南動兵則輦轂親兵皆
當出征南泰徵泰績為京中事京中有翼主
之嶺南鄭希亮主之其餘金弘壽等六七十人
助之希亮乃桐溪之孫也收聚百二十名欲
以此作事臣先鋒鄭重復居陽城中軍李培
副將鄭行旻進勇都尉睦涵敬李義衡為之

而李有翼韓世弘常言密豐君有人望故有翼往見言之則密豐不答云今正月臣上京來于李河家河言事無涯岸同黨甚少臣責之曰如此則胡為起在鄉者作事乎河曰此如上岸做步豈可中止乎權瑞麟亦來謂李有翼曰人將盡死有翼曰使瑞麟收軍入城為逆臣以為不可河有翼輩以為不用吾輩之言則吾將殺汝瑞麟曰探知嶺南事自外起兵為可臣正月下嶺南探知於金弘壽鄭希亮家則欲以百二十軍為之而日子則初

十日云臣知此事而歸將欲為應兵十五日果舉事湖南虛實則不能詳知臣同生五兄弟熊佐泣諫其他兄弟駿佐騏佐末弟兒名夔兒臣名本以玄佐改以麟佐臣春間上來同姓五寸弘溥家弘溥以騷屑事問之仍言何交朴弼顯故致人言以慎之為戒弼顯則再昨午移居尚州時見之熟矣謀議則皆弼顯所教刺客則必是鄭行旻所送可為刺客者睦涵敬鄭重復重益等兄弟居稷山權瑞麟亦有勇朴駿居竹山亦有勇力而渠來到

軍中鄭重勵居稷山此外無驍勇之人與鄭
行旻各營故不能詳知聞行旻選驍勇士以
刺客送之云權瑞麟十五日送京恐恟不得
入而還慶尚道訛傳以初五日起兵故臣等
亦徑先起兵矣清州兵使必先除去事可完
備不可以孤軍獨卒入京故先陷清州矣京
中偵探則朴駿上送矣尚無消息今送于李
有翼家矣狀貌則勒髯服色則着道袍十八
日上來矣金重萬亦知之中間背約而欺之
瑞麟則中身少有髯面縛着白布道袍亦向

有翼家不逢而還矣李徵觀亦似同黨與同
黨約雖敗復會清州若可守城則守之不可
守則踰嶺欲同入太白山鄭行旻通邊山賊
今方上來云而無消息清州餘存之兵皆官
軍臣之為大元帥者乃賊徒中權瑞麟輩皆
推尊臣之事紅涼傘則臣自為大逆不道之
事鄭行旻乃故相臣麟趾之後孫李有翼與
趙德徵往來于密豐家蓋德徵密豐之妻姪
也有翼不為直往使德徵探問曰外間有如
此之說話云則密豐不答云德徵年可二十

餘李河之婿李森則不入其中初與有翼有
剪除之意南秦績事臣聞之於有翼世弘而
奉績用謀避之秦徵愚者亦入其中有翼以
為李思周與密豐為四寸若自嶺南來則似
當為之云掛書事李河往全羅道聞之則羅
姓人山陰鄭哥為之若問於羅哥則可知羅
哥乃羅崇大七寸叔晚致黃翼再與金弘壽
一而二故弘壽言似當同事云而臣只聞弘
壽之言不聞翼再之言任瑞虎臣知之而同
叅謀逆的實趙觀奎臣不知而任瑞虎以為

同叅趙德徵臣知之而未見之前已聞之正
月來時同叅於李河家謀議爛熳渠雖年少
不能主張同叅的實李晚李義衡往軍中趙
東奎臣不知只聞任瑞虎之言羅崇大臣不
知謀逆的實云刑二次供如前○問罪人鄭
祚胤祚胤供臣在賊中詐以伏兵軍請往果
許之盜鄭世胤皮囊而來皮囊所儲乃假造
備邊司公事而假托 聖旨分付益山礪山
古阜扶安等四邑發軍捕邊山賊鄭世胤實
造之蓋出於聚軍之意賊欲向利川臣以為

以此單弱之軍何能作此舉措世胤答以湖南嶺南之援兵汝何知之臣又曰君謀逆欲自為之耶為他人耶世胤答以將來自當知之世胤為副元帥後改名行旻世胤又曰事敗則當踰鳥嶺而去云臣往見竹山動兵之狀不勝驚心夜半逃走偷來皮囊告驪州官李麟佐衆中最優故為大元帥崔擎宇以喪人為右將軍問郭重輝重輝供今月十七日臣往安城場遇賊驅入清州兵營聞李麟佐為兵使後陞為大元帥申姓人代為兵使鄭

世胤為營將後陞為副元帥郭長為木川縣監李之慶為鎮川縣監睦涵敬為清安縣監左將軍崔擎宇右將軍李哥名不記聚各邑軍二十一日兩營習陣後入山城臣不得出隨向竹山中路逃命付軍門鳥示後退行
○禁府假都事李澆狀 啓言為拿罪人朴弼夢長子到茂長縣弼夢配所弼夢已舉家逃走○搃戎使張鵬翼狀 啓言捉得賊徒蘇漢益劉光夏李璋等鳥示丁丑百官序立於軍器寺前路斬逆魁麟佐孛籍如法○

諭監護諸軍使尹淳令曉諭父老安集流亡
毋失農時○全羅監司鄭思孝狀 啓言賊
起安陰古縣屯聚成陣○初鞫廳諸賊之招
皆言嶺南兵數萬踰嶺而來桐溪子孫順興
人鄭希亮為魁禁府都事為捕希亮至順興
府使李聖至以都事為盜欲執之又稱府內
人無希亮名相持半日始許發卒捕之希亮
已不在家其子姪亦逃安撫使朴師洙至順
興嚴責聖至令因希
亮母妻狀 啓旋請聖至罪聖至懼搜捕希
亮子姪在逃者以獻後朝廷拿問聖至得釋
希亮者故名臣鄭蘊後孫參奉重元之子也

初名遵儒重元世居安陰有盛名豪富擅一
道滅獲田宅甚盛重元老而移居順興新歿
希亮與麟佐弼顯世弘葦締結約自嶺南舉
兵相應佯稱遷葬祖墓積錢穀於安陰舊居
募聚家僮民丁希亮起兵時稱將營其祖
於浮石寺後僧徒將禁之故
為應變聚眾給米錢募民丁好風神乘健馬
秋間都下盛傳有一鄉居士封銀為質使取
僮從資裝其威未間舍使其一封銀為質使取
買各色絲段為婚需先出一封銀為質使取
數十疋來看色品約與明朝和買市人信之
留置而去明朝往視之則其人盡持其絲段
乘曉逃去不知所搜其寢處但有一橫子
盛石塊累厚紙假作銀子封數塊而已其主
入及市民皆見假銀封而見欺者也是時邊
山賊騷屑方盛都人或疑邊山賊徒之為此

又希亮作亂以絲段多作旗幟及其敗也賊黨供招以為希亮俞未京市絲段為此云
李熊輔麟佐弟熊佐變名也麟佐之自清州
赴陽城也熊輔先已與希亮約會安東舉事
三月十三日至安東希亮在安陰不至熊輔
遂赴安陰發所募兵於古縣倉發倉餉之二
十日賊黨佩劍騎馬直入安陰縣衙見縣監
吳遂郁投書而去其投遂郁書曰國運傾否
兵民四動宗社將危若火之始燃其勢必
焯乃已於斯時也有孰能出一謀發一策為
國深長慮耶熊輔世受國恩義同休戚所

當戮力感發上安宗社下保生民茲以三
月二十日與同志一二糾合義旅以為社
稷之計或恐忠赤未喻於左右以致暴亂之
誅齋心兢惕敢暴此衷庶幾少恕此罪以濟
此事則宗社之幸遂郁懼奔兵營又投居
昌縣監申正檄書曰久仰聲華願一識荆南
北隔遠尚未能遂時因從弟匡佐略聞德音
惟有光頌伏惟此時蒞政起居萬福國運不
幸大亂方作宗社之不亡未可幸也喬木
之家世受國恩義同休戚初非可論而至於

不佞系出璿派非但世臣而已義惟與國偕
亡矣果不自料妄欲隻手扶天日夜東下遂
與桐溪之孫鄭希亮倡率義旅欲為安宗
社保生民之計所當先進閣下討論忠赤庶
幾見諒以共濟於左右不敢前進退伏古縣
以待信使之往復以明此漢之一腔忠赤矣
靡他焉然後願與戮力以扶宗社危衰未
暴戰栗深深敢此縷縷不勝惶悚此是國
家之事外邑之倅亦不可泛視敬聽不為動
念貴邑兵馬及諸般軍器或能相資不日北

上以赴國難兵事卒卒無由馳拜浩歎奈何
下土絕遠京城安否無由得聞若有近聞詳
示朝紙如何若國家今日無事則明日解
兵待罪矣翌日入居昌正模懼亦踰牆走賊
賈座首李述原欲降之述原罵賊不屈賊怒
以斧斫眼鼻殺之兩邑吏民軍卒皆從賊賊
益發倉儲及貢稅米布散給軍民令各寺僧
徒輸器械旗鼓令各驛立馬匹聲勢大熾陝
川人曹聖佐昂佐本郡大姓也亦欲應希亮
先見郡守李廷弼盛嚇安陰賊勢廷弼初不

覺後知其為賊而囚之且發郡兵陣容舍外
自衛座首鄭商霖欲與聖佐從賊賈廷弼曰
安陰居昌兵勢極盛朝暮屠陝川曹聖佐兄
弟家僮且數百人今囚聖佐此屬必且作亂
公莫如赴晉州請援于兵營廷弼信之以二
十三日晚跑去商霖即開獄釋聖佐茅入軍
中率將校吏卒拜之三嘉座首慎萬恒亦逐
縣監李廷秀以其軍附陝川賊監司黃璿檄
星州牧使李普燦為右防將領星州知禮高
靈等邑草溪郡守鄭暘賓為左防將領宜寧

咸安丹城等邑兵分左右而進善山府使朴
弼健率本鎮兵從北路進尚州營將韓疎為
後接大丘營將河沃病甚璿以其軍官金振
玉差假營將稱督戰將督諸邑進兵又令安
東營將金鼎相率屬邑兵與韓疎犄角並進
令右兵使李時蕃晉州營將李碩復率邑兵
從南路進時蕃謂當俟朝廷指揮不肯發兵
吳遂郁李廷弼等星夜來請兵時蕃終不聽
璿以賊情連續馳啓于朝璿拿遂郁正模
狀之囚廷弼正
模後○清州將校茅謀討上黨城餘賊及安

竹敗報至從賊者亦欲自効贖罪並應之時
天永等閉城自守將校等潛誘守城軍卒開
門以納遂捕偽兵使天永賊魁麟佐弟麒佐
賊裨將河鴻漸朴萬兼等請倡義使朴敏雄
至議之敏雄言賊後兵可慮不可生置皆斬
之湖西左道召募使俞崇狀 啓言狀上送
賊天永麒佐首級○領議政李光佐請令都
巡撫使吳命恒乘勝進嶺南勦滅諸賊衙營
大將趙文命請急以安竹捷報送嶺南以解
散賊徒光佐請以前後勝捷狀具數十度領

布八路不封而送之使百姓曉然文命又請
令嶺南左右道營將守令不待都巡撫軍隨
宜討賊即速勦滅

上皆許之

時沃川郡守林世謙已於朝令未下
之前急構檄言飛報安竹捷音嶺南
各邑賊徒聞而○大司諫宋寅明請申飭西

北江邊把守譏察海中諸島務為嚴密勿令
宣泄

上是之

上令懸賞購捕弼夢弼顯父子別為文字以真
諱兩本頒布中外其文曰茂長出陸罪人朴

弼夢以曾任叅判父子謀逆逃竊不出朴弼
顯以泰仁縣監舉兵叛逆兵潰而逃此兩賊
實前古所未有窮凶極惡之賊有能斬弼夢
弼顯之頭以獻者錄勲封君恩及永世賞賜
千金公私賤並其父母妻子從良後賜以爵
賞

上以逆鏡疏六人出兩賊餘四人不可置之並
令自鞫廳拿來

上引見訓練大將李森 命之前握手 教曰
卿之心事予已洞燭予知卿為腹心之將若

有一毫疑鄉之心則豈於今日委以重兵乎

鄉須勿不安

森名出麟佐招而以敬除誣皆
自服故森待命矣上招人

有是

○命抄各鎮兵歸農

上口呼 教文曰湖南小醜次第就戮今則勸
農之政不可少緩而况生民之不知兵即久
矣且當連歲荐饑之餘徵召多日暴露病傷
亦不可不念黃海監司所領軍兵及長湍防
禦使所領馬步兵與松都馬兵出征外一哨
並先罷遣畿伯所領衿果陽安四邑兵及楊
牧所領軍兵與春川防禦使所領馬步軍並

折半罷遣南漢巡撫使所領各邑軍官軍兵
及水原搃戎使所領馬步兵姑以十哨輪番
不緊雜色罷遣許昂所領南陽軍擇其精兵
限五哨留率其餘罷遣而所留五哨聽都巡
撫節制繼援將朴東樞所領御營鄉軍松都
馬兵與雜色標下之類亦聽都巡撫節制都
巡撫所領鄉軍並姑仍存罷遣之類以父子
兄弟俱在軍中者及無率丁單身疲癯老弱
區別先為罷遣○同副承旨趙顯命言竹山
府使崔必蕃見一丈賊關恐恟逃匿陽城縣

監韓日運不見賊而大懼不聽官屬之言夜
半逃走宜皆別樣論罪陽城座首領率官兵
來待素沙宜有嘉獎

上令廟堂議處

必蕃充軍日運定配陽城
座首李蕙相當職除授

上御仁政門親鞫問李培培供臣前年十月往
平安兵營不見兵使只見軍官安樞至慈山
過冬三月還家今十一日葛院金昂鉉來見
要同往陽川加川崔擎宇家擎宇昂鉉白旗
書義字要往擊邊山賊臣以為邊山賊國
家當討之非吾輩所當討仍走還壯士二人

聚于葛院後峴捉臣向權瑞龍家其家方聚
軍三哨賊黨則瑞鳳三兄弟朴寧東金鼎鉉
崔擎宇全羅道羅州掛榜者羅哥率三千兵
入邊山泰仁倅朴弼顯其黨也諸賊就議於
弼顯而來振威高夢良陽城金成達振威李
元甲李世達竹山尹殷涉陽城崔龍瑞鳳瑞
振威蘇晟蘇晃洪傑初十日聚會於清州者
兩班幾二百人不能一一記其姓名六壯士
乃高夢良金成達金斗白鄭致龍蘇晟崔擎
宇睦胄敬內應則南泰徵通津府使泰績平

安兵使李思晟臣為鄭世胤中軍殺兵使者
即軍人崔甲而崔龍瑞崔擎宇亦同為之
麟佐使臣往執營將臣坐南門送軍捉來臣
捉往麟佐處麟佐曰不可不殺驅臣出門殺
營將刑二次供如前處斬孛籍如法

上下都巡撫使吳命恒所上賊中都目 命大
司諫宋寅明弘文正字李宗城區別抄出送

都巡撫使處置

都日中兩班及強悍為頭目
曾發於諸賊招者置之

秩小民費從者○問人燁人燁供正月間觀
孝願貸四十兩銀子臣問其用處則答以買

馬廠後又願貸四十兩臣又問其用處則以
為將欲築堰於陽城地更問之則以為方聚
兵謀犯宗社為犒饋借馬事觀孝以為當
往保寧地故臣果許借知情是實處絞李籍
如法○問相沈維賢相維賢並不服○京畿
監司李廷濟狀 啓言捉賊崔斗雄蘇晟蘇
晃崔龍瑞鄭再華子世胤○都巡撫使吳命恒
狀 啓捉送賊偽將軍睦涵敬偽牧使權瑞
鳳○忠清監司徐命淵狀 啓言捉賊盧萬
徵等鳥示○問順觀施烙刑順觀供果有掛

書事謀逆是實○問翼觀翼觀供臣不知李
有翼臣弟知有翼臣弟言渠自撰自書自掛
於西小門外而示閱觀孝則觀孝言於有翼
矣臣常欲捉納順觀而同生間有所不忍嘗
責之則渠答曰倡起英雄逐鹿心若此則有
功渠乃慎光遠之妹夫故為此凶逆之事臣
雖兄弟之間實不知之 命刑二次供如前
○命領議政李光佐自明日進去賓廳酬應
軍務左相趙泰億及原任諸大臣進開庭鞫
於內兵曹○湖西左道召募使俞崇狀 啓

言清州義兵將前翊贊卞觀夏從事官前叅
奉卞熙夏倡率六百餘人前水使金夢魯從
事官前注書俞彥協倡率數百名士人李鵬
海朴重景吳德明朴之垕延壽昌閔鎮綏李
慶雨李世命閑良朴敏俊倡率各有差為國
效勞宜褒賞又錄上賊天永茅捕斬時義士
朴敏雄及內外應出身趙重廉朴天老茅七
十餘人○湖西左道召募使俞崇狀 啓言
捉賊崔濯鄭無已盧泰震金水石清安偽縣
監鄭重益等處斬捕捉人宜論賞○南漢巡

撫使金東弼狀 啓言捉賊李必先以牛索
結縛奮身索輒絕供十四日同里尹贊益造
白軍服給同黨言曰十八九日間吾當領軍
以竹山路上京汝往青坡崔雀洞睦生負家
尋見慎哨官從其指揮與徐萬益上京慎哨
官入鞠廳留萬里峴贊益言入京後軍號約
以目呼之以見答之賊中稱贊益為獨鼻將
軍 命彙示○搃戎使張鵬翼狀 啓言捉
賊偽防禦使安厚基處斬○戊寅以黃澗縣監
李挺徽因兇擻發軍付賊鎮川縣監林象極

兇關到付文語極兇慘諭都巡撫使吳命恒捉來陣前集示

下諭未及到命恒已向嶺南象極更令兵營集示挺微捉

來京師 ○安陰賊希亮等自居昌轉入咸陽

將踰全羅界雲峰營將孫命大聞安陰賊變

不及報監兵使急發屬邑兵先已據守八良

嶺賊由是不敢踰留一日還居昌咸陽郡守

朴師漢初欲發兵拒賊民皆與賊應師漢狼

狽與吳遂郁依命大軍同守嶺隘及賊棄咸

陽師漢還入郡誅吏民從賊者

雲峰千松鄭後僑者慷慨有膽略命大之發兵拒賊後僑多有力焉及賊入咸陽後僑請以數百兵馳入咸陽斬賊

魁頭以獻命大以監司不許越境不能用 ○諭都巡撫使吳命恒

曰卿一舉蕩滅狂寇而不損顏行一卒古未

有也茲惟卿忠義奮發之效予實嘉焉纔有

褒諭而暴露於外今既多日宜令即時振凱

還京但念狂寇所擾亂左甸六七邑人民駭

散間里殆空重以師興煩費蕭然間有註誤

通賊旋復覺悟而驚疑未定者亦或有賫從

之類敗散而奔還者此須卿淹留鎮安散亡

者招集復其舊業疑懼者融釋俾無自阻仍

且賑貸饑疲及此時盡力畊農不可緩也重

念註誤費從雖在於一併蕩滌若其兇校驚
逆為賊腹心之類必須窮捕蕩滅使逆氣索
然灰冷然後方可以期於永寧茲亦須卿一
勞非淹遲則不可矣即者復見湖南藩臣狀
聞今月二十三日雲峰縣監孫命大馳報稱
安陰賊徒大聚恣食倉穀掠奪軍器本縣既
盡發數百兵防守嶺隘未知賊徒果為幾何
而其嘯聚狂肆則可見爾即方分付兩南帥
臣道臣俾即便宜勦討而向後事朝廷遠難
指揮卿其深思進住湖嶺間便當處多發斥

候細探賊情諸營列鎮善為指授相機乘便
即為掃盪以寬南顧之憂卿之所領馬軍姑
令留在步卒以卿所住附近營軍隨便交替
京兵雜色抄還其老殘只留壯丁時命恒到
清州聞嶺賊之起欲踰秋風嶺行師慮嶺路
險阻有賊伏到清州從事官朴文秀請自以
單師疾馳從烏嶺行且收安東別砲手直搗
賊巢大軍則更聞賊報進止命恒許之文秀
募軍中願從者得精卒一百數十人使教鍊
官權喜學領之將行命恒復問文秀曰從事

熟知嶺路大軍踰嶺可保無賊伏乎文秀曰
賊起安陰善山鎮拒其前尚州又在善山之
後賊必不能破此兩鎮若行師過嶺而賊已
遮路則請斬文秀於是命恒與文秀引兵踰
秋風嶺○諭嶺南安撫使朴師洙與道臣帥
臣及時殄滅安陰賊而一聽都巡撫節制急
則用便宜○諭慶尚監司黃濬右兵使李時
蕃以安陰賊起後本道無 啓聞姑先問備
且令量宜發兵登時討滅仍令以畿甸狂寇
一舉盪滅都巡撫大軍移鋒南下如山壓卵

良民賫從者斯速歸順安意農作之意處處
揭榜曉諭○擢忠清兵虞候朴敏雄為尚州
營將以嶺賊猖獗尚州為其要衝故擇差遣
之○命罷遣蕩春臺留屯軍及驪州春川等
列邑兵欲省兵也○大司憲李夏源請並拿
逆賊順觀嫡兄嫡姪施以知情之律

上命鞫廳拿来

上御仁政門親鞫問睦涵敬涵敬供前叅奉李
東馨之姪李昉與金重萬謀議而臣不知尹
夢徵謂臣曰李昉與陽城人謀議初九日臣

往見李昉則與重萬同宿重萬去後臣問之
則昉以為汝若往權瑞麟家則當免死臣往
瑞麟家方推牛聚百餘人刀劍可怕蓋得綠
林輩崔擎字以喪人變服聚數百人而至將
帥則李麟佐金重萬率八十人來會云而無
一人來者李培率百餘名而來犒軍私習左
將軍李昉右將軍崔擎字臣為進勇都尉整
軍將擊平澤臣還家尋金重萬則不知去處
三月十三日鄭世胤子一華率臣往李昉奴
家賫迫臣不得已隨去十五日冒雨入清州

分路向安城臣謂賊徒曰聞安城軍士皆走
若以禁衛軍授我我當往破安城許之故佯
率軍上山仍為奔散至鎮川為官軍所捉聞
海美營將十七日率軍應賊而不來報狀的
實嶺南兵十五日上來云而亦不來鄭世胤
主事而敗死閔昌道子元楷倡首於忠州若
捉問元楷則可知忠州事世胤與安燒往平
安道欲謀議燒臣之族居龍仁直谷世胤又
於正月往湖南李昉追往泰仁倅暗暗點兵
羅州富人羅晚績多出錢布給李昉賊軍入

清州時皆素服張欽張鎔不知去處權瑞麟
似聞敗死瑞龍向竹山陣偽木川縣監郭長
被擒於都巡撫營鄭一華妻媪尹就徵居陽
智聚軍三百名賊魁以為嶺南軍數萬十五
日破安東屯聞慶通津府使南泰績在本府
以三百軍將相應以待云左將軍李昉麾下
振勇五都尉其二臣及李義衡餘不記名賊
徒又言泰仁軍十五日向公州云兩班初則
一百二十至清州鎮川則幾二百人賊皆言
若往竹山則利川府使當率軍相應分明云

瑞麟麟佐皆言曾與利川府使相議亦吾同
類必相應通津利川兩府使皆以吾輩之不
早起為悶云柳儉尹台徵居陽智與李昉皆
洞內是昉之同婿臣六寸安城郡守李光績
亦入其中柳儉言南人太半入之若各出五
六人次次流入城中藏於各家作變則好矣
云若問於儉之兄柳儉在清寧橋者則可知
其計李培知兵使之面故指示臣斬之於大
門之內時鷄鳴麟佐給臣環刀軍服筒箇謀
逆是實處斬孥籍如法

上以涵敬殺兵使正法後出付肢體於仇家○
問權瑞鳳瑞鳳供李玄佐與鄭世胤謀議嶺
南軍當為十六萬云臣責其虛妄玄佐曰曾
為上䟽䟽儒為萬餘人各率家丁則足為十
二萬魁首則鄭姓人湖南軍當為二千餘人
而魁首則羅姓人鄭世胤言之到清州以臣
為偽牧使世胤三次往來湖南使大胤脅迫
臣大胤即世胤四寸居驪州謀逆是實處斬
孥籍如法○問翼觀翼觀供會觀孝家臣作
之臣弟書之其時有翼在座有翼初為此兒

言而有翼聞於朴弼顯矣天海軍士也臣知
之天海初居生民洞後移水閣橋臣往來京
中天海為主人而臣要給粟斗則天海出來
故臣兄弟夜與天海為此言天海素唐突故
臣果指使言根又出於李日佐日佐弘澤之
子居果川麟佐之族入賊黨云謀逆是實處
斬孥籍如法○問任瑞虎刑一次瑞虎不服
諸賊中瑞虎最悍受刑累次終不出一語○問李日佐不服刑
二次日佐供臣以言輕之故怨國之說言於
翼觀玄佐行止臣亦略聞玄佐結連陰凶之

徒京中則李明彥子夏宅權珪子叙經平安
兵使李思晟也清州嶺南人多入之云知情
是實處斬如法○京畿監司李廷濟狀 啓
言振威縣令趙東彬捉賊蘇后奠鄭重復崔
必大等嚴囚陽城縣監韓日運捉賊金宗胤
蘇昂等處斬○已卯諭南漢巡撫使金東弼
罷遣守城軍兵擇善譏捕者留置任使○全
羅監司鄭思考狀 啓言罪人弼夢三月二
十二日夜自茂長配所粹然逃去縣監金夢
佐急發將校蹤追弼夢自泰仁從古阜轉向

興德地入海口竹島在七山前洋與邊山只
隔一帶水弼夢與其子師沉及奴鳴金藏蹤
竄伏於島中竹林叢鬱之處軍校輩捕來並
嚴囚縣獄

上欲拿來嚴鞫情節後正刑而慮中路見失遂
別擇宣傳官及假都事引見送之諭令各邑
發兵護送如有意外之事即其地斬首以來
弼夢與弼顯相通謀送偽稱有朝旨為都承
旨自配所擅發行赴弼顯軍中路聞弼顯軍
潰逃匿海○初茂長縣監金夢佐以縱失弼
島見捕

夢有拿命旋以有捕納功擬行賞先收拿命

夢佐發軍兵資送

死

○嶺南賊報日至全羅

監司鄭思孝又馳

啓言南原燕谷雙溪兩

寺有賊徒屯聚○命罷慶尚右兵使李時蕃

職以長湍府使李汝迪有智勇可用差右兵

使使領訓局精砲往擊嶺南賊都巡撫使宜

駐師湖嶺間經制兩南事繼援將朴東樞領

御營軍及松都兵馬方在都巡撫軍中令都

巡撫使擇東樞及朴續新中一人擊湖南賊

又命罷中外把守軍兵只留畿營兵精壯

一半楊州二哨守津渡○都巡撫使吳命恒

狀 啓上沃川郡守林世謙所得嶺賊熊輔

私書仍言其善詞報賊情狀

上嘉之命陞叙

後命恒軍還奏其勞效又命加資

○南漢巡撫

使金東弼狀

啓言捉賊尹熙慶取招並熙

慶上送招曰此賊根因始於羅州羅斗冬羅

崇大羅晚致三人養兵已久陽智人李昉居

間相通於麟佐等今番發兵時世胤請兵於

斗冬斗冬不許自言渠亦起兵嶺南賊情尚

州韓世弘兄弟知之京中內應李有翼南泰

徵閱觀孝為之李思晟稱以勤王兵上來前

都事趙錦來會賊中仍往麟佐處麟佐率十
四哨世胤率十六哨陽城薛東麟李儀亨振
威李培崔龍瑞虎瑞入其中云付軍門鳥示
○庭鞫問韓洵任瑞虎刑二次問尹天擎刑
一次更推相問南泰績並不服○更推沈維
賢維賢供賊招所謂不忍聞不忍言之事臣
未覺其為何事甲辰臣為永川郡守丙午上
來

景廟大祥日遇有翼於哭班有翼語及甲辰
國恤臣答以其時留門急招至環翠亭入而

瞻仰則 玉色如常大臣請臯復始知 昇
遐有翼以為環翠亭中獨與一宦而處身世
悲傷仍歎息臣責以汝何為此言其時酬酢
不過如斯臣之所傳何以為不忍聞之言大
臣以下請 對言維賢與有翼酬酢之言極
為凶慘宜加訊問

上從之 維賢 瑞懿 王后 弟也 為人 妖邪 傾險 喜黨 論急 功名 與有 翼師 寬等 狎游 無賴 國家 以鞅 鞅怨 望鏡 屬待 之雖 厚而 猶以 不得 高官 鞅鞅 怨望 鏡屬 待之 雖厚 而猶 以前 謀危 上既 不售 為逆 謀知 維賢 有怨 國心 今有 翼等 交結 益挑 其邪 心誘 入其 黨遂 做出 凶言 謂得 聞於 維賢 使邪 心顯 于世 弘輩 傳說 於遠 近以 動諸 失時 怨國 者之 心始 於乙 巳

天海之後諸賊之招皆以維賢為憑籍凶言之
資至任環之招出而維賢未秋出守譚陽
畢露無餘矣初維賢丁未秋出守譚陽
在泰仁兩賊約以兩邑兵作亂而維賢一
盡輸送軍器庫所儲火藥於賊中仍於火
舍稱以燒失兵使京罷請罪維賢軍送
家眷於揚根地及入京罷請罪維賢軍送
得放釋後一日亂作維賢見捕於楊根世
泰徵觀孝等約於三月十五日內應作亂
今其徒黨潛置火藥於城中人家及關內各
處一府放火值其夜雨大注未果而火藥則
維賢之
所送云
庚辰

上念闕內外扈衛軍兵露處致傷下備忘罷遣
只留元入直軍兵○命大將各領兵直本營
○命開敦化先義等門加定守直軍

上進侍衛將士諭曰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而其
排布兇計揣摩經營內而和應外而動兵未
有如此賊者也其應犯惡逆者自有三尺不
可撓貸而至於親戚故舊則予不當以逆賊
之親屬有一毫疑阻之心今此入侍將士中
亦豈無親舊之犯於逆者而平日不料其為
逆與之相親不是異事今若遽以其親舊自
懷疑懼非予之本意也予雖涼德豈丁寧面
諭而貳哉今茲下教之後雖逆賊之近屬
應坐之外亦當蕩然洗滌不以為疑爾等各

體此意安其心盡其職可也○星州牧使李
 普赫入陝川郡將校河世浩金垣成萬重等
 執縛賊魁曹聖佐昂佐許澤許澤即賊堅之
 姪曾以緣坐誦
 者等將獻普赫郡守李廷弼自晉州歸匿邑
 中聞賊被擒馳入陣中送馘于兵使李時蕃
 初普赫聞監司令涕泣誓衆令士卒揭王師
 字於宵前以二十七日期會諸邑軍於羊腸
 坪道遇從賊僧海琳哲默執之許以不死令
 海琳復入賊中盛道王師勢壯以動賊心仍
 以傳令曉諭逆順於從賊將吏使擒賊自效

至是夕次陝川金陽驛距郡五里兵威大振
 賊聞之氣奪使其軍校河世浩來挑戰且覘
 虛實普赫出都巡撫使破安竹賊關文示之
 世浩大懼與星州將校私約擒賊自效而去
 海琳亦自賊中還言賊帥可擒狀賊校咸萬
 重與人吏李召卿合謀詭賊帥自容舍乘夕
 出陣於冰庫峴賊在容舍則擊擒
 勢有不便故也翌曉賊校
 絕帳幕竹索掩諸賊擒之具手本報普赫普
 赫聞之引兵馳入郡守廷弼先已入據賊陣
 斬四賊監司黃璿以廷弼前既棄軍逃命今

又擅誅賊魁馳 啓請罪于朝

上御仁政門親鞫問沈維賢

上諭曰汝自兒時出入禁闥受 恩深多而予

之待爾亦不薄矣何忍作此兇逆維賢供有

翼所問臣不料其有兇心而臣之酬酢止此

別無減矣刑一次供如前

上招拿來維賢金吾郎至前 諭曰曾令勅郡

中俾勿驚動府夫人果能是否金吾郎對以

已依 聖教申飭矣○問朴弼禹以弼顯兄為槐山郡

守初遣金吾郎拿來離官匿不現後還官被拿來弼禹不服刑一次供

如前問崔栢栢不服問尹天擎刑一次供如

前問趙德昂德昂供有翼言非久亂出矣汝

須往傳於密豐臣不往傳後逢有翼於臣妻

家有翼以為亂出矣密豐何如臣曰何以問

之有翼曰其人佳否臣答曰其人如士人有

翼曰汝往見密豐須問曰亂將出將何以為

之以是問之而來臣答曰亂出之說何必問

之有翼曰汝之人事如此仍回坐咄咄問朴

弼夔以弼顯兄問弼李世遇弼夔世遇並不

服○忠清兵使趙俊狀 啓言捉賊金千克

崔光泌等處斬○繼援將朴東樞狀 啓捉
送賊崔玠等八名付軍門鳥示○湖西左道
召募使俞崇狀 啓言捉賊柳淑柳海盧夏
雪柳必大等錄上捕捉人等○忠州營將申
益欽狀 啓言捉賊柳斗樞李信華金仁曄
等十四名梟示○忠清兵使趙俊狀 啓言
捉賊申鉉權瑞龍李時茂朴際明等處斬○
湖西安撫使金在魯狀 啓言捉賊李義衡
李貞衡李樛李撥等十五名梟示錄上捕捉
人等○摠戎使張鵬翼狀 啓言捉賊禹斗

直金順男等斗直以明火劇賊入賊中劫奪
兩班妾女給賊魁並梟示○四月朔辛巳
命軍門捕廳及諸道民人之捕納賊將者
軍校之譏捕賊徒者分等抄 啓義兵將該
道亦一體抄 啓○以茂朱近賊窟遽前倅
擇差武臣前兵使李彥祥為府使○慶尚兵
使李汝迪辭 陛
上引見諭令速平湖嶺諸賊汝迪請令全羅兵
使來陣南原控制兩路
上許之○承旨趙顯命陳圻湖民事甚急各邑

閉糶乏種糧宜 特下備忘於道臣令俵給
種糧俾得及時畊種

上從之○諭監護諸軍使尹淳令自沃川前進
湖南討嶺南賊從其狀請也○諭都巡撫使
吳命恒曰今觀狀 啓又向嶺南安竹報捷
未即班師今又南下予庸慮念卿雖向南安
竹勝捷時士卒軍功為先作簿上送○賊熊
輔希亮等自咸陽還居昌分兵為二熊輔軍
牛旨嶺下將向知禮希亮軍省草驛將向茂
朱善山府使朴弼健領金烏鎮兵先據牛旨

之險茂朱嶺路亦有全羅道兵據守賊懼不
敢進兵時慶尚右兵使李時蕃在晉州閉城
擁兵終不討賊昆陽郡守禹夏亨領郡兵至
晉州閭者辭之夏亨賚之以劔遂入責時蕃
曰賊亂至此臣子之義當沫血致討今公為
大將擁強兵不進將何以逃天誅耶時蕃怯
懦終不敢出令營將李碩復率夏亨等先行
碩復至山陰復欲逗留夏亨慷慨擊劔曰討
賊日急今何不棄老弱抄精壯疾趨逼戰碩
復嘯曰君能為此否夏亨曰吾能為之遂

與碩復分兵領千搃南海縣監尹濱起復前
縣監河必圖等倍道疾趨碩復與河東府使
朴道常繼進時蕃亦隨後出次三嘉縣終不
進○全羅兵使趙傲狀 啓言兵營武人趙
萬挺往見羅州謫居人李真儒自言隨往朴
弼夢之行真儒捉萬挺告營將田日祥囚禁
命拿來○庭鞫問鄭道亨李光績李興仁
並不服更推韓洵尹天擎沈維賢許侃刑一
次皆供如前更推安益泰刑一次益泰供臣
於安鎬處聞其言言於鄭觀賓觀賓言詳探

同為告變臣更往鎬處探之鎬言將與張鏞
張鏞張聖澄許侃平兵軍官安樞謀逆云托
以客來還家欲眠鎬又來言汝既知之何不
更來臣答以明日當往厥明往觀賓家言之
觀賓曰汝受其文字而來臣更往鎬家鎬曰
為此謀已五年汝不可不同去十三日當會
陽城權瑞鳳家或加川崔進士家云臣到觀
賓家言之觀賓曰俄者安獻章亦來言如汝
言與我同往驪州洪相家告之臣答曰驪州
遠告于水原府為可觀賓曰十三日當同往

臣歸家處置家屬後進往則觀賓先往臣不
及同行知情是實更推尹邃供如前更推韓
澆姜世胤任瑞鳳並不服○南漢巡撫使金
東弼狀 啓言捉賊高善昌鳥示○定配泰
仁千搃金洽於遠道初弼顯差洽千搃劉邦
彥別軍官三月二十日結陣邑場邊明日又
移陣南樓下稱以國家有難當勤王及禁府
都事來京主人又通新官方來弼顯招洽等
言新官非朝廷所送之官清州近處守令賊
徒多殺害此亦如清州事賊必殺我而奪此

軍假稱禁都而來今日急行軍往全州全州
必恠而問之汝等揮手旗答云勤王上去則
全州必不疑開門二十一日到金溝捨大路
從迂路行令軍官李長郁持書簡往全州鎮
營到全州三川長郁不得傳書而還弼顯與
其子潛相酬酢頗有恐怯意仍下坐路傍令
其子及衙客李萬彬拔利劍揮之而言曰吾
欲向清州汝輩願從乎不爾當用此劍洽潛
語邦彥曰弼顯必有他意何以為之邦彥答
云吾輩何為從逆賊遂皆逃走將校軍卒一

時皆潰監司李匡德以洽為領軍之任初必
知逆謀狀 啓請罪故有是 命後御史金
始炯又言賊顯軍潰洽等實倡之宜賞不宜
罪請放送匡德又爭之○命備邊司成送榜
文於都巡撫使吳命恒使揭示軍民榜曰今
此逆賊熊輔即斬首賊麟佐之弟與賊希亮
同叛於安陰而麟佐既誅諸賊並戮巢穴盡
盡大兵一臨則熊輔希亮亦將即就誅滅百
姓誤為從賊者及此時歸正來降則轉禍為
福且得重賞又曰擒斬賊魁熊輔希亮之首

以納者良民則當錄勲封君恩及永世賞銀
千兩公私賤則並父母妻子從良後賜以爵
賞之半其餘斬賊將者亦授職加賞雖未斬
賊悔罪來降者當快赦其罪○忠清兵使趙
俊狀 啓言捉賊李春裁盧聖佐等梟示○
湖西安撫使金在魯狀 啓言捉賊柳松白
萬業等梟示○湖西安撫使金在魯狀 啓
言捉賊金述供以賊軍中自京下來驍勇者
二十餘人能踰越墻垣前捕盜部將李世遇
領來云梟示○湖西左道召募使俞崇狀

啓言捉賊魁麟佐子中明文明弟夔佐等
嚴囚錄上捕捉人等○搃戎使張鵬翼狀
啓言捉賊金自京禹貴金等鳥示○忠州營
將申淈狀 啓言捉賊崔鳳翼鳥示金德三
等嚴囚德三後拿○壬午 命忠清道前監
司權詹即其道充軍削御史李道謙職白衣
從軍於都巡撫營以詹當賊變不能討賊道
謙亦奉 命在本道不能糾合兵民討賊脫
身上京也正言權赫疏言詹罪狀係軍律况
家在公州今又名以編伍送之本道適中其

自便之計將何以謝一道之民宜施軍律以
礪臣節

上改命極邊充軍

唐新邊方伯未及交龜清州

徵賦往營門告之唐令待新方伯無所敵為
以此各邑不得即徵兵討賊賊勢益熾京外
人心莫不駭憤後因臺○嶺南賊熊輔希亮

等聞善山府校朴弼健先據牛旨之險李普
赫鄭賜賓已破陝川賊進兵居昌李碩復禹
夏亨亦領晉州兵北上竊蹙不知所出弼健
偵知之使吏金鎮平入賊陣與將校軍卒約
揮旗為信弼健先鋒踰嶺望賊陣揮旗大呼

賊兵一時盡潰熊輔脫身棄馬走入希亮軍
時禹夏亨引兵疾馳逼省草驛距賊壘五里
從賊將校鄭彬周禁衛軍呂海達廉馬堂等
縛執熊輔希亮賊都指揮羅崇坤及其黨李
世奎等二十一人將送軍前道遇禹夏亨兵
夏亨先斬希亮崇坤二賊李碩復繼至盡斬
熊輔等諸賊希亮有勇力結縛時以烏號等
其背始縛之熊輔身白其大
言弼健據險當賊使賊自潰就擒為首功夏
亨兵迫賊壘宜居弼健之次然既生擒熊輔

當執送京師而遽斬之極無謂夏亨初遇賊
仲希亮等

李碩復變生之初恬不動念臣屢促發兵

一向觀望來屯山陰以賊兵欲斷糧草勢難
前進張皇馳報及李普赫等既平陝川進居
昌碩復覘賊兵遁向知禮始躡後斬殺既擒
之賊以為衝要之計右兵使李時蕃初聚兵
閉城不出事急之後猶以發兵一事遙請廟
堂處分勒兵逗留於三嘉更不進一步地仍
以罷還請繩以重律整肅人心尚州營將韓

疎緩行師到處遲留軍中奮義之士無不
忿痛亦令廟堂定其罪○庭鞫問李檀趙錦
並不服初金吾郎為拿第往驪州錦家第已
逃只捕第兄來中路又見失金吾郎
又往驪州蹤跡第不能得第兄奴縛訊之
奴告第入深峽中不知所在執其奴借往通
搜山谷中忽有一馬從谷中來奴言是第所
騎金吾郎鞭其馬前之隨所往得第於巖穴
中第拔劍自刎不殊遂拿來更推李萬根尹邃李光績姜
世胤任瑞鳳李興仁安慶祐成琛鄭道亨韓
游韓洸崔栢供皆如前刑金玉成一次許侃
二次並不服問權叙經不服○賊河子命龜
初亡命至是來現 命處絞如法○尚州營

將朴敏雄不應 命賜書獎諭曰狂寇逞兇
賊殺將吏闖為犯關之計賊臣宗元首先屈
膝世祿名胄官字牧者如弼顯象極輩相繼
響應河北無義士之嘆不幸近之爾以草芥
寒士子所不識何狀而倡發義旅殲殺逆魁
收復一州義聲赫然予故嘉之擢授鎮營爾
乃過執謙讓不欲應命爾固激於忠義為所
嘗為非有求於予於 國家褒功獎義之典
將無所施耶中人之情待勸而興爾雖無意
爵賞獨不肯屈志俯就以鼓我四方義士之

氣耶矧今嶺賊繼熾予方倚爾如長城爾須
黽勉應命進兵剿討俟賊盡滅遂爾高潔之
志亦未晚也○癸未 諭諸道禁守令擅殺
賊徒令查報巡營後處斬○備邊司 啓請
各處防守十分緊切處外並皆輟罷 許之
上下備忘曰三昨帳殿略諭予意於入侍將士
矣噫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而豈有如今番凶
逆乎世家大族名公巨門之孫入於其中亦
一搢紳間變恠王章至嚴其若應坐之律宜
加三尺而至於親戚故舊之列於內外者想

必多矣雖親戚古有王敦之於王導今予決
不以此為罪况非親非戚顏面相識朋友相
親者乎此等之類蕩然洗滌不以為疑若其
為親戚者為故舊者因以此不安于心則實
非予本意噫寡躬雖無四門穆穆之德漢唐
中主之以一時誠心置人心腹本自恥也嗟
爾中外臣庶體予此教須為安心嗚呼以堂
堂千乘之君豈丁寧面諭而後貳哉如是而
後不信王言若懷不自安之心則是爾等自
絕非予言之不諄至也宜加銘肺而定心焉

○諭兩湖道臣帥臣海邊一帶嶺阨要路處併嚴加把守有行裝公文人相考越送無得侵奪○備邊司 啓請南漢今無經略之事召還巡撫使罷遣軍兵極擇精壯二哨仍留以備不虞而亦使輪番歸農凡在家軍卒皆使勿出二十里外以為徵發時片刻聚集之地姑留從事官李壽益與防禦使同察軍務許之○京畿監司李廷濟狀 啓言捉賊權瑞麟 命拿來○庭鞫刑趙錦李樞成琢鄭道亨韓洸崔栢一次金玉成許侃三次尹天

擎四次並不服天擎物故○問任瑞鳳瑞鳳

供臣不參謀逆每以不聞逆謀為工夫故無

敢來言者○更推尹邃李光績姜世胤權叙

經朴天齊供皆如前○問崔鳳韶鳳韶名出賊

招禁都為拿鳳文至其家鳳文不在故捉其弟鳳韶來尹寔並不服○

江原監司李衡佐狀 啓言捉賊嚴戒生鳥

示○問李弘觀順觀之弘觀供今月十七日

翼觀泣告順觀為凶逆之事將盡滅家臣欲

告官者數矣劔戟滿路可怖故不敢即告先

遠伏法之後順觀欲與其母行此亦翼觀泣

告於臣知情是實處斬如法○甲申 命退定

東朝進宴禮於今秋

即位三年後例設者上年應設所以年凶遲定於今

春又因變亂不果設

慈殿以非時令停止故

上有是命

上下銀子千兩分送畿甸湖西助民間種糧絕

乏者○定配李徵觀於絕島

徵觀自鞫廳下捕屬屢刑不服

捕屬啓請分揀

○命悉罷江津把守軍兵分遣弘文

正字李宗城校理吳光運慰諭以送自軍門

擇定可信將校率兵一隊輪番往守漢江銅

雀兩津○諭嶺南叅撫官金東俊等令受安

撫使朴師洙節制揭榜開曉慰安一方

東俊嶺南

人方守制恭谷遺言召募使黃翼再論破賊方略翼再送其言於朴師洙又轉送於

大司諫宋寅明寅明聞於朝遂起復為叅撫官

上以三軍門軍兵累日露處扈衛多有病傷者

命醫司題給藥物○監護使尹淳狀 啓

請與繼接將朴東樞領兵前進湖南與監司

李匡德相議進兵勦討嶺南賊 許之○命

依都巡撫使吳命恒狀 啓鎮川把總金天

章居昌座首李述原並旌褒

贈祭

天章率義兵討

鎮川為碎斬賊數人大罵不屈被殺述初

弼顯自三川亡命尚州抵尚州人朴東亨家

抹馬東亨見弼顯父子衣裹衣笠上俱有貫

笠飾痕意甚慌亂疑問之弼顯言起兵討清

州賊兵敗至此追者在後仍欲前去東亨誘

以前路有大軍不可往吾家墓山深僻此可

藏跡仍令偕家人往弼顯又求削髮謀為僧

東亨益疑之遂急詣尚州鎮營言其狀營將

韓球發軍卒捕來弼顯見營將威喝萬端時

營將未及見購捕關文懼不知所為姑令枷

囚弼顯多發不道言見西風起指謂曰李思

晟必舉兵西來京都已陷矣仍稱以欲上京

告變書納一封紙營將益惶悚欲捕送而懼

見失遂斬弼顯父子弼顯臨斬謂其子曰汝

可以為汝所為其子無以應營將留其首級

先以捕斬曲折及所上變書上送

上命焚其變書於殿庭以球留弼顯首級不

送命拿問仍命沉塩弼顯父子首級上

送急送禁軍取來捕捉人朴東亨論賞弼顯

同產弼禹弼夔等依逆造例並處斬改處妻
處絞毋與子婦為婢絕島○維賢物故命
行逆律而勿孥籍以有府夫人也○庭鞫刑
尹邃崔鳳韶南秦績一次李糧任瑞鳳鄭道
亨韓洸崔栢相二次金玉成許侃四次並不
服○令金玉成成琢面質玉成曰十四日吾
與汝見囚時汝不曰三南兩西並發何以為
之乎汝不於捕將家言之書於變書之末乎
琢曰此皆汝之言非吾言也汝張皇賊勢高
聲大言於酒幕中曰 國家於此賊何哉江

都南漢之說今始聞之玉成曰汝豈不曰三
南兩西皆起三月十三日陣於素沙初一日
行軍云耶琢曰吾豈為此言汝只以邊山賊
智異山賊之說言於酒幕而捕將家告以平
安道軍前已約束而來矣玉成曰吾當細言
之鄭世允十月往來邊山結黨陽城李培十
一日約束兩西還來金鼎鉉朴寧東以富者
各出軍糧五十石李文齊以振威富者初九
日載米四馱往賊藪云賊徒皆不隱諱而言
之鼎鉉之庶三寸同伊為名者十一月往投

於邊山賊其處消息種種通知三南兩西之
說吾果先發而琢亦言之江都南漢之說吾
果先言於與汝同來時矣○忠清兵使趙倭
狀 啓言捉賊鎮川假座首邊遇翼假千搃
邊宥賊將李碩宰等處斬○江原監司李衡
佐狀 啓言亡命賊梁命夏發刀自刺死於
春川地命夏奴文生等供命夏正月初往安
州兵營留三日轉向博川定州義州龍川府
還兵營又留二日向京城路逢禁府都事棄
行中物件藏蹤次來春川史吞面命夏以為

我聽人言有誤着之事若被捉入京承服則
不但子孫有害亦多傷人南人不問盡斬寧
不如自決云○慶尚監司黃璿狀 啓言捉
賊曹景僚處斬洪時龜上送○問權瑞麟瑞
麟供崔擎宇李昉俱以李玄佐之將往擊清
州安城軍敗後或云昉死於亂軍而不能的
實擎宇不知往何處昉先往泰仁朴弼顯羅
州羅崇大處謀議而來元萬周又往全羅道
姑未還萬周喪人居安城○乙酉南漢巡撫
使金東弼還朝

上引見慰諭東弼請悉罷山城留屯二哨兵使歸農查治烽臺軍不能報警之罪並許之

○命勞問出征將士家屬給米有差○命罷

忠清監司徐命淵職以命淵不能直往監營

發兵討賊從間路收兵於洪州也後因臺啓

○定配前陽城縣監金泰壽於遠地徒配前

稷山縣監全近思以泰壽變亂時不在官次

以近思見賊不為防禦論罪有差○定配前

察訪姜栢以栢聞變惶恟佯為奔喪舉措可

駭也後因臺啓○庭鞫問閔元措元措不服

○慶尚監司黃璿狀 啓言大丘鎮假營將

金振玉捉安陰賊黨柳自發張月江等梟示

○慶尚監司黃璿狀 啓言尚州營將韓疎

捉賊偽兵使天永父申湍金信渭梟示天永本名

復永父並湍即天永之三寸有子名天永故誤認為賊天永父而斬之○忠清

監司權傑狀 啓言清安清州士民擊捕賊

朴聖佐等梟示○未時

上御仁政門親鞫問弼夢弼夢不服 命訊問

弼夢益肆惡不肯納招 命施烙刑亦嘿不

出一聲判府事李宜顯請加壓膝

上以中廢之法不可復行不許仍命待明朝
正法○問羅崇大崇大供臣與李昉前後無
相見之事今年二月昉訪羅崇誼而來歷見
臣臣七寸羅晚致惟異人不文不武足跡無
不到三南人物無不相知昉言與元禮相親
元禮即晚致字也夜間同宿之際昉探臣意
思曰君以湖南世家沉滯如此得無鬱鬱乎
臣答以祖父不第如吾者有何過望昉曰男
兒文武之外豈無他道臣笑曰駿馬佳姬亦
是男兒事而窮儒亦豈易辦耶昉曰欲買戰

馬則價幾許臣曰好則百金少不下三十兩
昉又語及晚致弟進士晚瑞及晚揆曰此三
人與吾情義自別又曰晚瑞之子兒名甲孫
者有雄材將略稱賚不已甲孫即清州賊魁
李玄佐之妹夫晚揆婿又玄佐之末弟也昉
又語及鄭元亨字伯叔居青坡者曰早晚當
使訪君矣臣問何如人答曰色目則南小北
也如是酬酢而罷昉初通名時以晚為名去
後臣問于崇誼曰李晚為尋汝而來汝往鎮
岑故宿吾家而去矣崇誼問其形狀曰此非

李晚乃日邊戶為名者也臣始疑其變幻姓名蹤跡殊常其後鄭生來訪而臣託出去不見蓋疑李晚之言也鄭生宿於羅斗冬家而還歸臣果與同謀則豈有不見李晚所托鄭生之理乎大抵釀此禍根者羅晚致為首晚致與臣雖七寸間而曾有隙矣晚致既參於清州逆謀則豈不參於掛書之變乎臣之家丁不滿十名設令臣真有不測之心何處得軍而領去乎○丙戌序立百官斬逆魁弼夢於軍器寺前路孛籍如法 傳曰逆賊弼夢

曾與賊鏡綢繆凶心已極絕痛而假其首領只施搆棘末又出陸則於渠可謂再生而不悛舊惡反生窮凶極惡之心與逆顯諸賊共謀稱兵向京之計而及夫湖賊勦滅逆顯軍潰逃亡厥子逆命竄匿之後知終不免於三尺身在罪謫誑誘守令逃匿竹島終為就捕而及 親鞫直招渠之窮凶諸節實是亘古亘今所無窮凶極惡之大逆不可以常例處斷軍器寺前路百官序立凌遲處死懸首六日後首級沉鹽送

于都巡撫營集示陣中使南賊破膽肢體
傳示八道○命罷遣水原留屯六哨兵歸
農○命湖西召募使俞崇還朝罷遣諸義
兵將所募軍歸農○命軍門烏示懷仁前
縣監金道應黃澗前縣監李挺徽以到付
賊關夫臣節也○兵曹判書趙文命言出
身之自鄉聞變而上來者在京而不為避
兵者宜冷京兆錄 啓銓曹及軍門調用
以示激勸之意 許之○慶尙監司黃璿
狀 啓言知禮縣監李世玗捕希亮傳書

奴子仍上其書簡其書言兵革四起不可
坐視三月二十日始為為國之計其間事
勢此奴雖迷目見昭昭可以口傳聞道路
不通往來消息不可易得是可為歎當此
亂時兵戈雖不入其界不可坐視可以避
之而家眷浩多藏蹤為難是之為慮花伯
尚不去耶是乃死中求生者必發死計可
梗吾事稍可慮也然籠鳥何能有為也避
之何地汝今當之亦必有計而不知何以
處之也不可聚會一處亦不可各散且乃

城春陽雖得其力藏蹤甚難他處則無路
可賴二者異便不可在此遙定汝可善為
之無已則可入石川浦為可避之計耶若
入此須絕統使不知然後可也先稿先世
藏于深山石穴為可詳在奴口不復一一
初間可以入去矣蓋抵其子姪在順興者
書也○忠州牧使金在魯狀 啓請以應
教閱應洙前司禦韓元震為從事官 從
之○嶺南安撫使朴師洙狀 啓言榮川
人前叅議羅學川前掌令金倣前郡守張

后相等與豐基順興等地士人方倡起義
旅號召使趙德鄰亦自安東聚會朝士儒
生百餘人倡起義兵前正郎柳升鉉為義
兵將正字權萬等佐之今方募兵募糧欲
前往賊陣近處以助官軍召募使黃翼再
方發送尚州等地轉向下道招諭士民○
庭鞫問朴太厚太厚供陽城人李世彩知
臣嗜酒約以十三日午後來渠家臣下去
則世彩饋酒曰陽城崔擎守權瑞麟陣於
薪頭欲犯忠清兵營要與同去臣隨至柳

川世彩謂臣曰直攻本官奪軍器臣不聽
世彩欲殺臣臣以此逃躲○問李檉檉不
服刑羅崇大二次崇大供李昉與臣同宿
之夜謂臣曰湖西湖南親舊結黨謀逆云
臣以為重大之言為臣子者何可輕發昉
曰羅晚致晚瑞言一舉則八路響應臣問
嶺南主事者誰昉曰嶺南皆入而其中喪
人鄭桐溪子孫主事舉事之日平安兵使
李思晟率平安道兵上來南泰徵以捕盜
大將主事於京中臣只聞李昉之言如此

何以詳知羅崇坤似是晚瑞子甲孫之名
羅崇誼是李昉四寸妹夫晚績之子李昉
以為泰仁縣監朴弼顯與全羅監司鄭思
孝連謀舉兵汝亦率家丁上來臣曰吾無
軍何以相應知情是實○問尹興國李溢
衣壺山君種稱有急變請對上引見
於帳殿告李浩尹興國等為逆朝廷初以
李浩為上命之李昉及拿問溢也興國不服溢供三月十
二日安焜弟安焮歷過臣曰欲見汝言事
有容不得言往壺山君家矣當日二更壺
山君乘藍輿率奴十餘人安焮乘馬來索

臣出見則壺山以為不從容坐內房得酒而飲之炫謂壺山曰夜深宜還歸臣陪行過一丘隅還家則炫更來呼臣曰汝知近來騷屑乎臣答不知炫曰此乃我 國驛屑我兄以汝為可欲使之而汝不省事若漏泄則大事出吾姑不詳說於汝而五六日後自當知之雖妻子亦勿漏泄也炫携手往壺山家至半道無人處炫使臣往報壺山曰我在此與女婿申宅周同來勿乘藍輿也臣欲勿往則炫曰到此地若不聽

則當遭大事臣不得已往報則壺山與其婿申哥携杖而出同坐細語炫謂壺山曰若如此則令監必不能為事壺山答曰我若為人後則豈不苦乎已而又細語數轉不得聞壺山曰保全則此亦君彼亦君豈關係乎壺山又謂炫曰從容相會一話則好矣路傍駭人視可罷矣臣先還日暮時炫送錢于臣曰以此沽酒汝家有鷄犬則殺之會于壺山家臣觀其氣色殊常不勝悚懼沽酒殺鷄往于壺山家則壺山與其

子婿及炫同坐唱歌炫歌辭中屢唱非無
信一句而不記鷄唱後罷會十五日夜聞
壺山撤家亡去臣往見則宅已空矣又往
安炫家則亦空來路歷見丁致慎趙鐵而
歸今月初三日壺山君送奴臣往見則飲
以一盃酒臣言欲聞京事則壺山答以不
必問臣曰安哥事極怪異壺山曰何必提
說留臣至日暮曰有酒當飲之仍招洞任
二十餘名壺山號令捉臣至邑內着枷上
京○問柳滄金弘壽李奎瑞並不服○江

原監司李衡佐狀 啓捉送賊李震佐李儒

佐李彌等○湖西安撫使金在魯狀 啓言

賊韓世弘變名稱韓宗白步行踰山來到忠

州地進士李濕密招面任使結縛納官搜其

囊有銀一封 命拿來

世弘往平兵思晟營
歸路聞變亡命濕後

以賞超授
六品職

